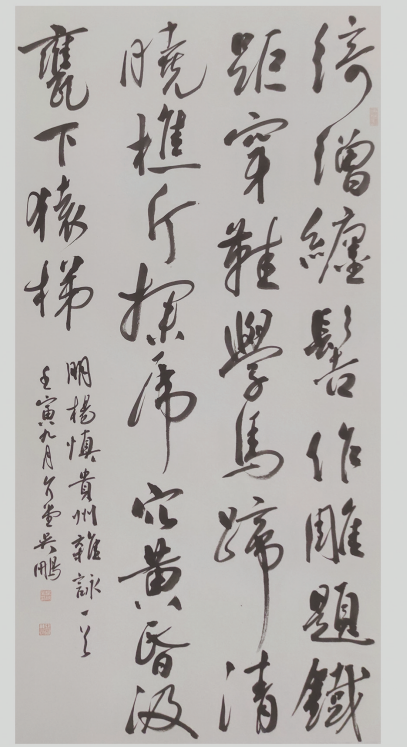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行书《明·杨慎 贵州杂咏》 吴鹏

铸链缠髻作雕题，铁距穿鞋学马蹄。清晓梳眉探虎穴，黄昏汲瓮下猿梯。

吴鹏：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晓燕楼探虎穴，黄昏汲瓮下猿梯。

乌江源百里画廊

袁华

乌江有两源：北源六冲河，南源三岔河。两源在深峡之中顺流而下，在黔西、织金、清镇三地交界的化屋基汇合，随着前方东风电站一坝截住河谷，清澈的河溪拓展为碧绿的东风湖。沿化屋基湖面上溯，至北源六冲河段织金洞的红岩码头，便是乌江源百里画廊。

我曾驱车到黔西化屋基苗寨，小住湖边民宿，观湖光山色，感受苗家风情，也曾乘船从化屋基湖面上游，进入弯曲狭长的六冲河，去织金洞寻美，都各有妙处；但要谈观赏画廊之美，最佳选择还是从红岩码头顺流直至化屋基，这是我多年前的游历感受。

走出织金洞，那隐藏在时光的洞腔钟乳之美，甚至还在震撼、笼罩着你，你便已行船水面，心境在山峦峰岭中顺势舒展开来。山因水而灵气弥漫，水因山而风情万种，你沉浸于惬意、放松之中，满满的多巴胺。

这是一道道山水组合的画廊。山势虽不似长江三峡的险峻，却兼有三峡的雄奇和桂林的秀丽。在这幅长长的峡谷画廊中漫游，你可尽情享受乌蒙山脉多彩的喀斯特风貌：时而山峦连亘，时而峭壁横列，时而石坡困卧，时而孤峰独耸，时而钟乳悬附，石窟点缀……集雄浑壮丽、玲珑秀美于两岸。

画廊大小宽窄11道弯，弯道峡谷景致各异，最佳处要数大河边、小三峡、点葫芦、甲卧、小三岔河、卷洞门河段了。大河边峡谷口，一青色石山高七八十米，形似屏风，横立雄峙，与右岸数道石梁相对，山岚横行，仿佛锁住水路。我们游湖是在阳光迷茫的冬晨，故山色深沉、水波冷静。最有三峡意境的葫芦芦处的谷口，两边石山斜交水面，其上青枝绿叶可辨，中间远山三峰高耸，山体青灰微茫，山顶白雾晴云相融、神奇飘逸；层次最复杂的甲卧河段峡谷，谷口两山对峙，绿荫密布，中部一石坡称人头山，突然切入水面，其后山峦隐约四五层，山色由深黛往后变为浅灰，由浓到淡，由明至暗，扑朔迷离，虚无缥缈。岸壁形成的谷口又别具特色，如小三岔河口，长百余米，高数十米的船头山形似巨船横在三岔河口，山顶秀峰数点，右岸临江陡峭的石壁，与左面高耸的灰白石崖对峙，形成通往鸭池河的雄峻峡谷。卷洞门峡谷两壁相对如两扇门，门内两平缓山似小门微开，倒给人一种“天门中断楚江开”的感觉。如果你回望驶出的一个峡谷口，又是与先前迥然异趣的另一番景象。

观赏湖面的秀峰山峦，多如美女怪石之类，我们不禁问那家可有称谓称号，那家笑称没有，指着崖壁上的一处洞穴的新墙残壁说那是吴三桂剃水西时，当地彝民抵抗的战舍。还说船下这条河彝语叫裸洁河，意思是清澈的河流，而我们去的化屋基是彝语，大意是悬崖下的村子。原以为真山真水的画廊，沉淀着水西厚重的人文故事。

我们没有暇发思古幽情，两岸的崖壁画，使船上的人不时惊叹。如果说乌江源百里画廊景致丰富多彩，那崖壁画当是画廊的主题。崖壁画美在鸿篇巨制，美在造型丰富，美在色彩纷呈。整个东风湖岸除时有峰峦隔断，崖壁如一幅幅的画卷展开去，石壁高多在三五米至七八十米之间，其中大河边百十米长的石壁一片青黛色，由于千万年风雨剥蚀，或层层竖裂，或层层横叠，轮廓清晰，皱褶分明。卷洞门段石壁长近千米，壁面或突兀俯垂，或峭峻错落，多青、灰、红三色杂呈，斑驳陆离，壁间间绿色植物如南天竹、铁扫把、榔头树之类丛生簇生。过卷洞门后一片白色石壁，时而有规则地横竖层叠，时而有规则地陡生峭壁。与白色石壁相连的是一段红色石壁，红白对比，浓烈而明艳。崖壁画的最佳处，莫过于化屋基了。

仿佛之前的游览是为了铺垫和过渡，船一驶入化屋基，便觉山是远水阔，豁然开朗，仿佛进入桃花源。你绕过笋子岩，回望四周，十里崖壁如画屏，围绕空灵的万顷碧波，令人荡气回肠。屏息探视，左面三岔河碧水从织金与清镇两岸崖壁下蜿蜒而来，与右面织金与黔西崖壁间的碧流相汇，交集于一幅巨型崖壁画下。崖壁画高过百米、长达千余米，衔接两河内蜿蜒的崖壁，如大鹏展翅，首冲云天，两翼

下垂，统领两源，形成“丫”字形的崖壁湖面。大自然的妙手在此塑造了崖壁画的陡峭巨阵，又在黔西崖岸壁下留下一片平滩，为人间藏了一个化屋村。

细观化屋基湖面四面崖壁，形同刀砍斧削，色呈红黄青白，灿然如写意画。延绵上千米、数千米的一幅幅崖壁画面，参差起伏，层层叠叠，其间绿丛如带，或上下镶嵌，或横披斜挂，俨然一群天兵天将，唯“鹏”首是瞻，突然间集聚水上，开演一场大片，引人入胜。先在画廊里游览，近距离观画，细数家珍，现在如同被抛落在巨大宽敞的画厅一角，孤零零地远眺、仰望、环视四周，只觉得一幅幅巨型的崖壁画，从水面上，向你缓缓展开来，向你渐渐围过来，向你慢慢压过来，让你眼花缭乱，发怔发呆，你觉得神奇壮观，又难以形容。借用当年徐霞客感叹万峰林“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化屋基可谓“千里乌江壁画美，唯有此处成大观”。

化屋基，是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高潮，这只有从织金洞下方进入狭长的画廊，行至化屋基才能真正感受得到。我游览过乌江的很多段落，如果说乌江源百里画廊是千里乌江壁画的压轴之作，那化屋基十里画廊当是千里乌江壁画的集大成者，而“大鹏展翅”崖壁画堪称是千里乌江壁画的标志和象征。这只“大鹏”何其神奇！乌江南北两源，源自磅礴乌蒙，在上游的高峡深谷里，辗转直下两百多公里，汇集山之雄、峡之深、崖之险、水之急，竟然在此演化为一只“大鹏”，聚两源碧水为一体，开启乌江中游。继续往开，蓄成大势，这或许也是山川江河演绎的辩证法则。

想起庄子在《逍遥游》里的描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眼前的“大鹏”，不知是多少亿万年水与山的作用而形成，击水千里，扶摇直上，承载两源，一领大江，功名冠冕，却也似乎同庄子“大鹏”一样，逍遥自在，无所企求，留给我们美感与哲理的遐想。

我们是踏了一湖醉人的碧波去观赏山水画廊的。弯弯曲曲的东风湖水，因为她的弯曲而有河流的含蓄、内敛，因为她步出峡谷口时水面开阔而有湖泊的坦荡、明丽、洒脱。湖面狭窄的弯道，宽多在四五十米之间，阳光在湖波中间拉出长长的光带，岸边湖水因山景不同时而呈深黛色，时而翠绿色，时而淡灰色，时而银灰色，而峡谷口湖面因山势错落而色彩纷呈。弯道上最让人难忘的水景在江圆，行至江圆段，湖波由碧色转为深黛色，蓝得那么纯，那么静，叫人不忍心揉碎。山洞偶尔悬挂的水帘，岸边水鸭在湖面上“扑棱扑棱”的划水声，行船一路划出螺旋似的波纹，组合成一幅光影色彩的交响乐，给湖平添了几分生气。若是丰水的夏季，悬泉飞溅时跌入湖中，飞腾盘旋，浪花烂漫，把画廊装扮得明艳靓丽，更加迷人。

探访水上化屋村旅游开发，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村里的歪梳苗族，能歌善舞，在大迁徙后，辗转而来，几乎隐居于此，自占寨一只手扒岩，攀出山崖与外面的世界交流。村子藏在四面崖壁三面水的怀抱里，“大鹏展翅”崖壁如此护神，隔着湖面，与村头临湖山坡上的笋子岩默契对视，守望着身下的村子。

暮色中，我们的船停泊在化屋基简易码头，一群苗族男女吹奏芦笙迎接我们，交谈中他们闪亮的眼光，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浩荡湖光山影里，小伙、姑娘唱“月亮出来月亮黄”，唱“雀雀声声在呼唤”，歌声婉转、深情、质朴，与四周的柔美一起荡漾人的心灵，觉得白天几个小时的画廊之旅，在这个秘境般的古村落有了几分归属。如今的化屋村已蝶变为名噪一方的网红点，愿这个令人向往的苗村，依然保持它的淳朴和宁静。

比之美术馆画廊的平直单一，乌江源百里画廊是四维的，两岸的风景，头顶的天际线，船下的水色，随船移动而变幻莫测，让人觉得是进入万花筒中，难以自拔。难怪后来画廊有“抬头张家界，低头九寨沟”的说法，虽未免俗套，也得其神韵。

但对我来说，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魅力：是品味洞穴的神秘，是踏碧波游赏崖壁画的绝妙，是沿西崖壁间的碧流相会，交集于一幅巨型崖壁画下。崖壁画高过百米、长达千余米，衔接两河内蜿蜒的崖壁，如大鹏展翅，首冲云天，两翼

化屋村的烟火

有时，美会在遥远的异地被谈起。那些旷野和宁静的密林中，虫草都在默然中死生。它们都已懵懂，恍惚。

离开化屋村已有月余，我的心里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背景是巨大的青山。人声鼎沸，篝火点燃了7月的黄昏。

时间是极平静又极喧闹的，因为我们一路从蜿蜒的盘山公路上下来，方才抵达这个山中谷地，如果从遥远的空中俯瞰，这里显然只是一个尺寸见方的微缩景观。

在空中高处是听不到这里的喧嚣的，但是站在地上时，欢声聚集，动止相杂，这里的烟火气息弥漫，驱散了岁月中的流逝之感。

在化屋村的夜晚，时间定然是孤寂的、不动的。但此刻仍是黄昏，随着人群围着篝火胡乱地舞动时，我看了看暮色涌动的天空。时间真是极平静又极喧闹的，抵达化屋村的旅途早已在记忆中沉睡下来，但是我的耳畔，一直充斥着奔腾而至的故土田园的气息。

化屋村的名字极美。我最初想的是，这里的原住民们是在最早的时候便有幕天席地、化岁月时空为人居屋宇的原住民。但是赶路艰辛，群山阻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极难与外界通达。“出山手扒岩、喝水江边背、住着茅草屋”虽是昔日旧景，但身处其中时，仍然能够感受到时光不远。

其实，化屋村本名“化屋基”，意为“悬崖下的村寨”，因困守于悬崖峭壁之下，因此也曾是国家级深度贫困村。

这是我第一次到贵州，此前，虽知贵州多山，但并未知这里已被一条一条的高速公路连接成一个“高速平原”。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的化屋村之所以被发现，便有赖于最近这些年的公路建设。

最开始是“毛路”，之后是沥青公路，再到今天的旅游公路，路使人的脚步延长了，拓宽了时空的纵深，桃花源境也在山水的包容之中深入到了无数异乡人的无旁视处。

如今，我们抵达化屋村的那个下午渐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其时为7月下旬，风仍是热的，但相较于这个夏季全球性的高温，这里的暑热便根本算不了什么。只要找片林荫地一站，热浪便杳然无踪，身心沁凉舒泰。站在树木的掩映之中极目望去，只见山势青绿，绵延深广，而再凝神细观，便隐约可对岸峭壁上墨绿色的青苔。

化屋村位于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鸭池河大峡谷、东风湖的北岸。其风景秀美旷怡，被誉为“山似三峡而水胜三峡，水似漓江而山胜漓江”，但在这里起居的人出行极不方便——上文提及的“手扒岩”，即路的一侧为山崖绝壁，另一侧却是万丈深渊，由于地势险峻而少防护，发生在这条出山路上的悲剧不在少数——因此，多少代村民都只能在贫困交加之中走完他们的人生。

直到21世纪开始，这种落后局面才逐步有了改善。随着一系列惠民政策持续精准发力，化屋村终于成功摘掉了贫困帽子。

我们逗留于化屋村的那个黄昏已经远去，但是这流逝的时间也是美的。山川雄壮逶迤，它终于在此刻流淌在了我的笔下。寨子外的嘉禾和草木都是美的，但在此之前，我一直相信我无法记录，我感觉得我的记录仍有待完善。我希望写出一个隐约再现的黄昏，关于时间中的苦难、奋进和使人产生无穷动力的油油爱意，可惜我们仅仅在化屋村逗留过一个黄昏。

我从未完整地写下这个黄昏。如果要写这个黄昏描摹完整，我可能需要像草书一般在化屋村扎根下来，长出青春的枝叶，渐渐壮硕的躯干，我可能需要完整地体味那些恒久无人的寂寥。我没有在这里扎根，所以这里所有的文字，也仅仅是流浪在纸面上的书写。它们距离化屋村的黄昏，仍然隔着千山万水。

贵州路，贵州桥

贵州是“平”的！

在奔波于贵州大地的近一个星期中，这是出现在我们耳畔频率最高的一句话。但与此相对应，“黔道难”毫不逊于“蜀道难”。贵州的山地和丘陵面积高达92.5%，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为解决落后的交通问题，贵州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到2015年，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第一个、全国第九个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建成通车里程8000多公里，排全国第5。

因为山高沟深，要连通道路，便不能不建桥梁，挖隧道，所以迄今，贵州省内桥梁纵横，贯通了全境，其中世界高桥前100名中，有近一半在贵州。

贵州的高速铁路建设也日新月异。根据贵州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介绍，迄今贵州高铁里程已超1600公里，轨道交通从无到有并进入“换乘时代”。

昔日沟壑纵横，步履皆山，变成了如今近600平方公里外通内联、安全便捷的“高速平原”。因此，贵州之“平”，如在地平线上观日出，它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平视。由于公路连通，桥梁飞跃，昔日的跋山涉水也变成了如在平原地区一般的长驱驰驱。

贵州是“平”的！

近一周时间中，如行走在大地的心腹一般，我们经过了很多隧道。隧道不通之时，山体矗立隔绝交通，处处壁立险峻，贵州之“平”是无从谈起的。但如今，贵州省内贯通的隧道数量已多达2100多条。

与我们一路同行的萧子静兄，曾在其近3万字的长文《路通天地新》中记录了很多打洞修路的故事。譬如：

纳雍县勺窝镇，过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们为此编了一则顺口溜：“山上黄河坝，秋冬雾天大。山高路不通，吃粮不过夏”……为解决出行难，当地群众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一锤一凿地挖，每天早上8点钟到下午6点钟，点灯、抡锤、运石，重复同样的动作，历时3年，才打通了这条近300米长的隧道。据说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就是靠吃羊茅打出来的隧道，所以当地人又称这个吊水岩隧道为“羊茅山洞”。

近一周的风电电掣，我们路经太多的贵州桥。我们也近距离地观看了七八座见证着甚至推进了现代桥梁科技发展的贵州桥。我想我会一直记得在坝陵河大桥上度过的那半个上午。本为暑热时节，但天色阴沉，衣单风寒。站在直道上时，远望大桥以冲天之势横跨于深壑峡谷的上方。我们坐电梯直上桥下长长的走廊上观景，只见山中云烟半隐半现。附近早已被辟为旅社的山间民居就矗立在桥梁之下不远的山坡之上，白墙瓦瓦，映衬着山水青绿，一派泼墨胜景。

坝陵河大桥于2005年4月开工，2009年12月23日通车。此桥为大跨径钢桁梁悬索桥，位于G60沪昆高速贵州镇宁至胜境关段，主跨1088米，全长2237米，桥面至坝陵河水面370米，建成时居“国内第一，世界第六”。东塔高186米，西塔高201米。坝陵河大桥创造了五个“第一”：世界山地大跨径桥梁中主跨第一，大跨径钢桁梁悬索桥中国第一，西岸隧道式锚碇长度世界第一，东岸重力式锚碇重量国内第一，国内山地丘陵山区第一长桥。

因为深山险途，古人曾对黔路之难留下了多少有心无力的感叹，如“夜即万里道，西上令人老”“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但近年来，因为在交通地理方面的深耕运作，贵州的交通与旧日相比已有霄壤之别。

但贵州的地貌自然不改，只是由于交通出行的便捷，大幅度地减少了穷尽人力也难以抵达的登攀。道路相通，也改变了无数人想走出大山而毕生难能的困窘。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夜宿“天空之桥”服务区临崖酒店遥望星空的那个夜晚。因为人生百年，羁旅匆匆，我们自然不会再夜宿同样的地方，观察同样的星辰。时序移动，山涧溪流，横空高桥……而我们站立于山崖之上的平敞阔地，极目穹宇深处，那些山水、树木和星空都已经传递了世间纷繁的颜色给我们。

桥梁全名为“贵州平罗高速公路平塘大桥”，位于贵州黔南州，为三塔双索面钢混叠合斜拉桥，其中主塔高332米，为世界最高的混凝土桥塔。“黔南州有天坑、天书、天眼后，又新添一景——天桥”。

天空之桥，多美的名字。

在贵州行走，处处可见，天堑变为通途。

在遥远的贵州谈美，这里有无穷的值得追索的名字。

(贵州省作家协会供稿)

在遥远的异地谈美

闫文盛

名家档案

闫文盛：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一级作家。曾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诗歌月刊》特等奖、安徽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山西省文艺评论一等奖等。出版长篇散文和多部散文集、小说集、人文专著、长篇人物传记《罗贯中传》等。